

三

公孫樹

九

公孫樹之木也其葉如松而實如栗

公孫樹之木也其葉如松而實如栗

公孫樹之木也其葉如松而實如栗

公孫樹之木也其葉如松而實如栗

公孫樹之木也其葉如松而實如栗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字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

故以題一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

吾晏嬰之功

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或問

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踏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

故曾子畏敬之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

西慨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慨然愠怒色也

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

是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

彼謂不師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心狹

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

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曰以齊

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為邪曰以齊

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

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主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

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

文王不足以為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

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

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

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

也運之掌言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

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

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

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

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磁基田器

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

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

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能禦也三代之盛

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

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踣於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饑者

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

思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
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
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陳
王圖管嬰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公孫丑

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

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

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

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

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

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欲為言之北宮黜之養勇

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

必反之

北宮姓黜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非避之矣人拔

一毛若見搖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

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

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是不恐懼而已矣以為量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孟施會若此則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

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黜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

為約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

喘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

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

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曾子謂子
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內
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
夫不當輕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
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
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 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

不動心之勇其
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
善心善言也求者

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
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
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
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
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絕賢
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

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
以充滿形體為喜怒

也志師氣而行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為至要
之度其可否也 之本氣為

其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
氣隨之當正持其

志無亂其氣妄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以喜怒加人也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曰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

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

則志氣之相動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

能自養育我之所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

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

而貫洞纖微合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

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

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

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饑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擊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

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

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言其

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亦勿

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

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

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

揠揠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

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

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

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
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掘苗之
人也非從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
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
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
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訛辭

知其所蔽ヤク**知其所陷****知其所離**ハク**遁**ト

辭知其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

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滛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政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勤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

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

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

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

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

各有能我於辭言命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見丑

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曰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且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

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

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

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

不願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

否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已所

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何事非君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非其民也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

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可以仕則仕欲為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

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獲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伊尹於孔

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

然而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

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絕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丑

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二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

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
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敢問其所

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

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

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

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

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

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

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

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莖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

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

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

毛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

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

理而歸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仁學孔子也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

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入者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入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已力不足而往服就

於人非心服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

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

謂也。○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

破，民殘蒙其耻辱，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者也。如惡之

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

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間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

云：迨天之未隂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邠國鳴鴉篇，迨及

言此鳴鴉小鳥，尚知及天未隂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繆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間暇及是

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間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

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太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

自已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也○章指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

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眾者

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

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

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

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

文王以前也文王治政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入

下行旅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悅之也

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獲畝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

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民也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

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

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如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

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

吏者天使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言脩古之道隣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言人人皆有

人之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

矣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

凡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

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

其人也非惡有不仁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

非入也無羞惡之心非入也無辭讓之心非

入也無是非之心非入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

人則有之矣凡人但
不能演用為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也
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為善自賊謂害其性使不為善也
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

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以足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

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

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

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

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章指言人之
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
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入函人惟
恐傷入巫巫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體也

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鎡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

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

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

不仁是不智也

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

無正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為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人役也

若此為人

人役而取為役由弓人

而取為弓矢人而取為矢也

治其事而取如

取之莫如為仁

如其取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

仁者如

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

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已仁恩之未至○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

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

言則絲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

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

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已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

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

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章

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許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孟子曰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卿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

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卿人立見其冠不正望

望去之慙愧之貌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屑絮也詩云不我屑也伯夷不繫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

就之後乃歸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祫裸程於我惻爾焉

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

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也云故由由然與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

之借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借

俱也與之儼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緇不慙去也是柳下

惠不以去為絜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已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

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

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

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絕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卷第三

孟子卷之三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君子居則貴天時，出則貴地利，行則貴人和，天下莫不以是為勝也。天下之戰，莫不以是為勝也。天下之戰，莫不以是為勝也。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

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曰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

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若此是之

類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

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伏道德也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

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孟

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

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

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

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固得見
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
明日出。

予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予

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曰：昔者

病今日愈如之，何不乎？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

也。王使久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

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

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子

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禮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

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

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迨於

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必不欲至朝固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孟子。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

子，主息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乎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

曰惡者深嗾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

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

陳堯舜之道以勤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耶

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

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

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

愚竊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

自以不謙晉楚之君謙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

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卿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

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

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

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

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言古之大

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榮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榮而霸

言師臣者

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今天

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士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

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湯之
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於伊尹相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

之召已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主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贖辭曰饋贖予何為不受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

人謂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

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彌備以若於齊則未

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

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

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

也以昭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然則

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先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

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

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

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視其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

也死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有知以不他日

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

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言不尸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其祿也

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蚘蠹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蚘蠹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似諫正刑罰之不中者

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蚘蠹諫於王而不用

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齊人曰所以為蚘蠹

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蚘蠹

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字以

告公都字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

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

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職武仲兩行而不息

段干木偃孟子為卿於齊出予於滕王使蓋

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

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為齊卿出予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

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

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

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

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或者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

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

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孟子自

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克

虞孟子弟子數匠厚作棺也事曰古者棺槨

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薄厚無

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

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

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有異非

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

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

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

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

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

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

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

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然如

是也。且比化者無使玉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忤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

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

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

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

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

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也。孟子設此以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譬燕王之罪。曰：齊人伐燕，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 彼如曰孰

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獄則可以

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

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

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

當勸齊伐燕乎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

賢禮樂征伐自天 燕人畔王曰吾其慙於孟

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 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曰智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王 曰惡是何言也 王歎曰是何言言 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

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賈問有曰然孟子曰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

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知其將畔然則聖人

且^二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

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

過謬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

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

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

諂其上也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鄉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

能得見之得待同朝其喜來就為鄉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

棄寡人而歸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

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與孟子築室使養

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或法也欲使諸大

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

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享十萬鍾

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季孫曰

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

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

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使已為政不用則

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

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

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

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

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古之為

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

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征稅此賤大夫貪人可賤者也

十五

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皆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皆賤其貪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耻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賤也○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割業可繼是以孟子去齊宿於

畫有欲為王留行者畫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鄉至畫而宿

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坐而言不應隱几見之欲為王留孟子之行

而卧容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容不悅

曰弟子齊宿兩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

欲去請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容曰且昔者

魯縵公無入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入乎縵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

魯縵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縵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

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縵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縵公之側勸以

復之其身
乃安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

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

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

子乎何為而愠恨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知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孟

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

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

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

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孰久故云士於此事

不悅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

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我自謂行速疾矣莫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

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

安言君子達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兼善天下

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猶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

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尹士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

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

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

顏色不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

悅也

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前彼

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

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

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

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

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

齊不受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不欲變故不受也崇齊地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得見

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彊即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

不復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受祿

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

本志也○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本志也○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

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不怨不怨

曰非也曰非也

孟子卷第四孟子卷第四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

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

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
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
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
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勤
勉世也
世字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
子欲重受法則
也
孟字曰世字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子世
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
成闕謂齊
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闕

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
顏淵
丈夫耳我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

為當若顏淵庶幾成闕不畏乃
公明儀曰文
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
文王信周公言其

知所法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則也

為善國
勝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
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
藥攻人疾先使

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
乃治○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

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
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

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然友之鄰

問於孟子孟子歸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曾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

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
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
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疏齋

饗也飭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

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
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
敬聖人故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
宗魯者也

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
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

之法言我輔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
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

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
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

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
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
用他事求也喪尚

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
臣嗣君但盡哀情歡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

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也
上有好者下
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必有其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上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

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字

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

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

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及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予者

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予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為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

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

綯綯絞也及爾間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治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

已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勝文公問復為

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

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

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

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入廢言也

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

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

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龍子

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

焉樂歲豐年狼矣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

為暴虎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

歲民人糞台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

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為民父母使

從歲飢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也民盼盼然將終歲勸勸不得以養其父母又

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

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

益滿之至使老小轉乎溝壑安可以為民之

父母也天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

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

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

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詩云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

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

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亦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彛倫攸序謂

常事所序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

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

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勤勉文公欲使庶幾新

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曲藉

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

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鉤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亦先正其

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鉤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

人在官者此上農夫轉夫滕壤地福小將為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福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

為善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政也

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

殷家統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

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

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

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

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鄉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

供祭祀圭絜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

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

菜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
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
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
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死徒

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徒謂受土易居平鄉由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

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

持挾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

睦之道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

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

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

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此其大略也若

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

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章指言尊賢師知來人之養善之至也脩
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鈞
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
有為神農之

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神農三皇之君

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廬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

野人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

織席以為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

掾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陳良之徒陳相與

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

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

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

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為賢者與民並耕而

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

其力穡殮熟食也朝日饗夕日殮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耳今勝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孟子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

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曰

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蠶織之

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許子冠乎孟子問相曰冠

相曰曰爰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

織之與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

易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

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

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相

用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以粟易機器者不為厲陶冶

陶冶亦以其機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揔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

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為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孟子言且為故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

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

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

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

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之通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

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

登禽福獸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

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外也五穀不足外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

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

澤草木熾盛者而焚澆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禹疏九河濬濟潔

而注諸海夏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濬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

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

此寧得耕也

穀熟而民人育

棄為右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

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叙朋友有信

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

兄弟第第朋友貴信契之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名也遭

水災恐其小民放肆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陳相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

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

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治易為已憂

是

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

者難得也故言以天
下傳與人尚為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天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

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

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

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

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
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
蕩蕩巍巍如此且不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
用心於躬自耕也

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

其道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

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昔者孔

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仕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

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

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

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盛陽也

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

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今也南蠻缺吉之人非先王

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

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缺鳥耳缺博勞也詩云七月鳴

缺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

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缺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予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

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

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從許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予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

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

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

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詐不欺愚小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

賈故曰無二賈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

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

千萬相倍譬若知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物理情謂之數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臣之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消者

也徒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

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

見以辭却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

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

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

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

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

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

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此

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且天之

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

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

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

未制禮之時，器路傍坑，器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器中也。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脫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入泚中心，達於面，自蓋，婦反，蠱裡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最相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汗出

形，射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

也。蠱裡，籠車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孟子言是

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

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玄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

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卷第五

孟子卷三

齊宣王問曰

何謂世之

程食之蟻蚋姑嘍之鳥類有欲解而不殺夫

此也非為人所中必達於而自盡場之變

其難也 如客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任人之德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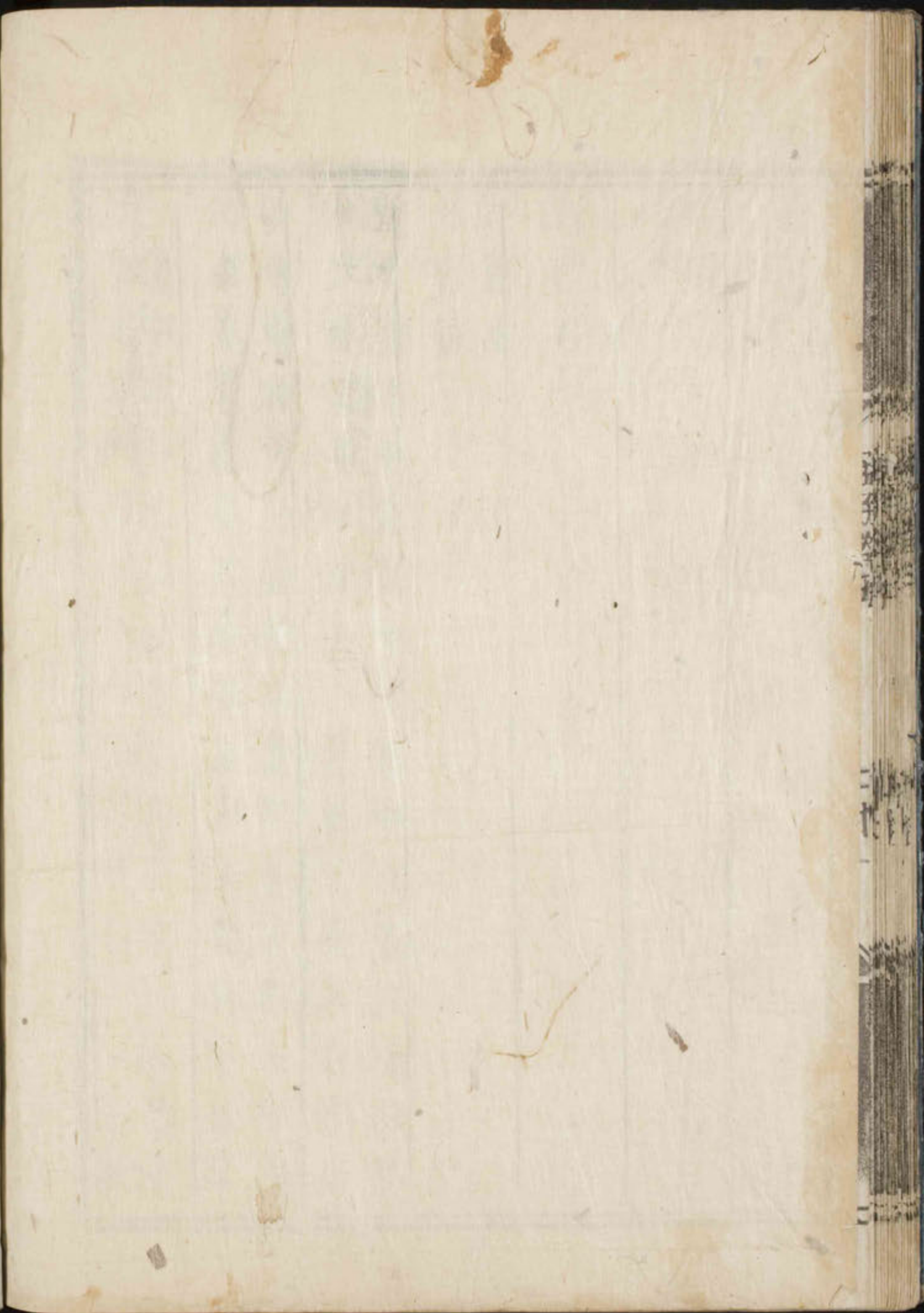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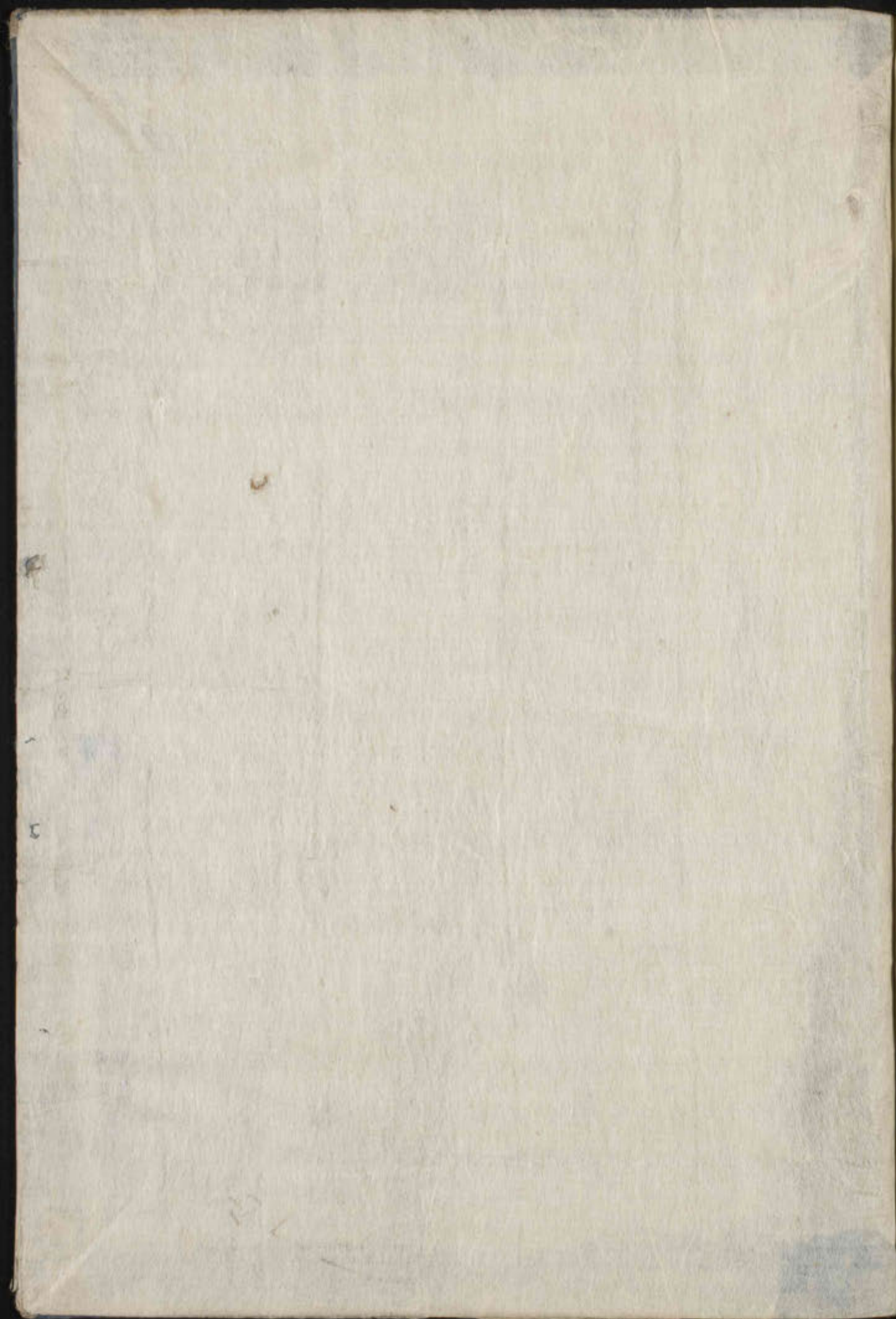
賢者與愚者同實而中必盡五事無然

命之辭言受命者矣○章辭言聖人辭辭

其子無然言辭辭然也言開言者亦則也問也

言具
孟子

亦必皆莫子莫子無然為問曰命之矣



110X
306
5